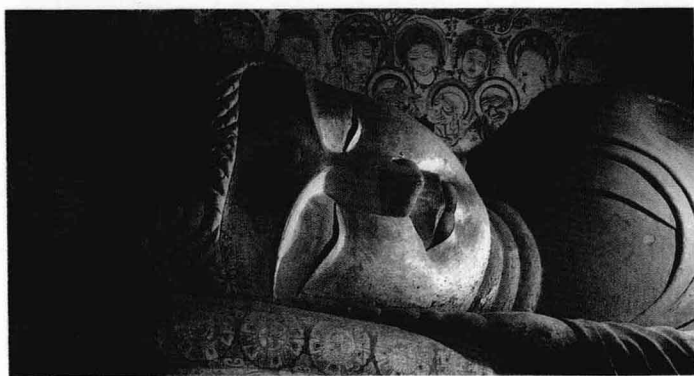


金瓶梅

— 敦煌语丝 —



中華書局



敦煌語彙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语丝/金耀基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11.7
ISBN 978 - 7 - 101 - 07965 - 4

I. 敦… II. 金… III. 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1092 号

书 名 敦煌语丝

著 者 金耀基

责任编辑 焦雅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90 × 1200 毫米 1/32

印张 5 $\frac{1}{2}$ 字数 90 千字

印 数 1 - 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965 - 4

定 价 20.00 元

敦煌是我认为一生中不能不一到的地方，
敦煌之行，不啻是穿越了千年的历史隧道，
做了一次长长的美的巡礼。
敦煌有说不尽的故事……

新序

《敦煌语丝》是我第三本语丝，她的两个姐妹篇《剑桥语丝》和《海丝堡语丝》早在内地问世，现在她也与神州的读者见面了。

《敦煌语丝》是我三次神州之行所写的三个长篇的文集。这三次神州之行对我都有特殊的意义。一九八五年是我第一次踏上阔别了三十四年的祖国，那时改革开放不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残破山河，依然历历在目，大江南北所到的北京、南京、苏州、无锡、杭州、上海和广州七个城市，有的新机初露，杂乱中已透显生气；有的仍是苍白灰暗，贫穷中奄奄不见精神，我就所见、所闻与所感写成《最难忘情是山水》的长篇。二十五年后的今天重读此文，真有换了世界之感。一九八五年回到少年时的十里洋场，竟见不到一幢新楼，而今日重来上海，一九四九

年号称“亚洲第一高楼”的国际大饭店已淹没在巨厦森立之中，难见眉目。二〇一〇年上海世博会，浦东、浦西隔江辉映，尽显大都会气象，黄浦江两岸之风光璀璨壮观与香港维多利亚港两岸所见，互有精彩，今日之上海，已大可与香港在城市魅力中争胜了。一九八五年所写《最难忘情是山水》一文中的记述，已成为我生命历程中的点滴记录，也算是为大江南北的城市留下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些样貌。

二〇〇七年七月与十月，我回到离别了一个甲子的家乡——浙江天台；又去了一生常在梦游中的沙漠艺都——敦煌，先后写下《归去来兮，天台》和《敦煌语丝》两个长篇。天台是我的原乡，因父亲自青年时代就一直在外读书做事，抗日胜利后举家到上海，约在十二岁时，我才有机会随父母返家乡小住。二〇〇七年返天台时，我已是过了“古稀”之年，真正是少小离家老大回。此次回乡，不止了却了祭祖的心愿，更让我在温馨的乡情中有了一次“发现”天台之惊喜。天台是千年古城，天台山是天台之精灵所在，它是佛教第一宗（天台宗）的发祥地，也是道教南

宗的祖庭。东晋文豪孙绰礼赞天台山是“山水之神秀者也”，遍历中国名山大川的大旅行家徐霞客把天台山作为他出游的第一座名山，诗界名士李白、王维、孟浩然、刘禹锡、白居易、杜牧等皆曾登临吟诵。据载有唐一代，有逾四百位诗人先后慕名而来，所称“浙东唐诗之路”的目的地就是天台山。我的《归去来兮，天台》写的不仅是我的原乡，也写神州一座绝色的山水之城。

《敦煌语丝》一文是本集中一个最长的长篇，篇名也成了书名。敦煌是我认为一生中不能不一到的地方。这个座落在“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之外的戈壁沙漠中的艺术石窟群，在我亲临登访前，已不知有过几回梦游了。当我老眼目睹莫高、榆林、炳灵寺的魏晋、隋唐、宋元的壁画、塑像时，内心的欢悦是笔墨难以言传的。敦煌之行，不啻是穿越了千年的历史隧道，做了一次长长的美的巡礼。敦煌有说不尽的故事，《敦煌语丝》是我写的敦煌故事。

二〇一〇年春，北京中华书局的焦雅君女士来电函，表示中华书局希望为《敦煌语丝》出版简体字版，这是我

很乐意的，而在香港出《敦煌语丝》繁体字版的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林道群兄也欣然同意，从而“语丝”的三姐妹都可在神州与读者晤面了。是为序。

金耀基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六日于香港

原版序

一九七八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剑桥语丝》出版。七年后，第二本散文集《海德堡语丝》出版。这两本“语丝”在香港、台湾和内地都有几个版本。一九八五年后，两书一直以姊妹篇的姿态面世。从不时有新版样来看，她们是颇受中文读者欢迎的。两本“语丝”中有几篇文字还被收入到为数不少的文选集中，最令我欣慰的是读到已记不清篇数的书介与书评了。说真的，这两本“语丝”有这般的命运是我当初着笔时不曾想到的。

这些年来，很有些友人笑闹我，“怎么只写外国的？为什么没有一本写中国的？”说实话，这完全不是刻意的选择，纯然是机遇，《剑桥语丝》与《海德堡语丝》都是我在海外度长假时写的。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三十四年，只有过两次长假，分别在剑桥大学与海德堡大学做访问学

人，没有教学，也没有行政的负担，却有了一份我在香港没有的闲逸，而这两个大学城，古典又现代的风格太合我的性情喜好；她们也实在美，美得使我有写作的冲动，我就这样不由己地写起所见、所闻与所思的一篇篇散文来。这是为什么我只有“剑桥”和“海德堡”两地语丝之缘由。

二〇〇四年，我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开始了我一生中的长假。退休生涯未必有我期待的闲逸，但毕竟多了几分自在与自由。二〇〇七年，我有了两次不很寻常的故土之行。一是回到六十年未回的原乡——天台，一是去了几十年来一直想去的沙漠艺都——敦煌。返港后写了《归去来兮，天台》与《敦煌语丝》两个长篇，承潘耀明先生的青睐，先后都在《明报月刊》发表了。

替我出版《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姊妹篇的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林道群先生，看到了我写内地的两个长篇，就表示愿意为我出第三本语丝，其实，我写内地最早的是一九八五年的《最难忘情是山水》的长篇。

那是我一九四九年离开内地后第一次神州之旅。文字

发表迄今已二十有三年了。在那个岁月，内地从“文革”灾难走出不久，改革开放还刚起步，大江南北所见，感触多矣深矣。当年旅游，满目残破，去洗手间是头等苦事。途中坎坷，用同游的广东朋友的话，乃“摩登走难”也。比之去岁天台、敦煌之行，直是两种光景。三十年来，神州之变化大矣，今日大江南北之所见，真有“敢教日月换新天”之感了。

《剑桥语丝》与《海德堡语丝》是一对姊妹，现在加上写内地的三个长篇的结集《敦煌语丝》便成了“语丝”的三姊妹了。是为序。

金庸

二〇〇八年三月于香港

目 录

i 新序

i 原版序

1 敦煌语丝

49 归去来兮,天台

83 最难忘情是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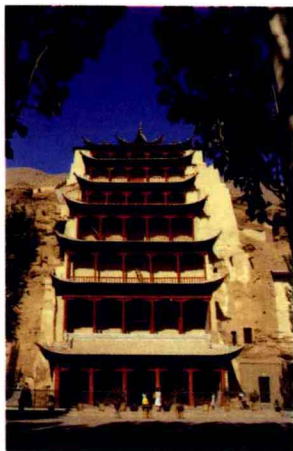
附 录

109 人间壮游
——追念王云五先生

117 怀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

- 124 儒者的悲情，儒者的信念
——悼念徐复观先生
- 134 天涯点滴悼景师
- 140 劈开了木雕艺术的新天
——记朱铭的木雕展
- 143 肖像雕塑的“终极表现”?!
——吴为山的肖像雕塑
- 145 中国水墨画的一座奇峰
——晁海的绘画语言
- 147 朱光潜与中国美学
- 159 “相思”欲静，而山风不息
——敬悼父亲

敦煌语丝



敦煌建于汉代，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文献说：敦，大也；煌，盛也。



敦煌的想像

世间有几处地方，有生之年总觉应该一到，敦煌便是其一。一九九四年，钱伟长先生转赠我常书鸿先生九十岁时出版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读毕这部三百余页的大书，对这位与敦煌生死相许五十年的“敦煌守护神”，固然油然而敬，而他笔下的莫高窟、榆林窟的彩塑与壁画，更增加了我对敦煌的向往。

少时听到敦煌的名字，只晓得那是远在天边的地方，少不了许多遐思。敦煌在我心中是与阳关、玉门关连在一起的，是一个与戈壁沙漠、驼队铃声、西风、夕阳连在一起的图像。

一九〇〇年，敦煌石窟“藏经洞”的发现，是中国古物考古的大事件。常书鸿以为其文化意义，比之孔壁古文、殷墟甲骨、流沙坠简尤为重要，较之一七四八年意大利发现一千八百年前的庞培古城亦不逊色。藏经洞所藏的是五万多件经卷、文书、织绣和画像，是从三国魏晋到北宋一千年间的古文献、古文物。藏经洞之发现，轰动世界，招致了英、法、日、俄、美等国文物考古人士的垂涎，半偷半骗，搬走了其中十之八九；不过，却因此产生了世界性的“敦煌学”（我十分欣赏季羨林先生的“敦煌学在世界”的观念），而自明后隐身的敦煌石窟也因而重新显赫于世。

中国的敦煌学自王国维以降，成绩斐然，而陈寅恪的隋唐史研究所以独步史林，固由于他的积学与史识，但这与他善用敦煌资料显然有关。胡适之写禅宗（南宋）七祖神会和尚的大故事，认定神会是新禅学的建立者，也是《坛经》的作者，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此前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是因为他的历史和著作，埋在敦煌石室一千多年。胡适之所以写得如此自信，如此活龙活现，就是因为他在巴黎发现了敦煌写本的三种神会语录，在伦敦找到了敦煌本神会的《显宗记》和《坛经》。

留下吴道子画风的地方

藏经洞的经卷、文书固然已散藏在巴黎、伦敦等世界名都的博物馆，但今日莫高窟七百个石窟中的彩塑和壁画却是敦煌艺术的宝库。彩塑是石窟的艺术主体，有佛像、菩萨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刚、力士等大小二千四百一十五尊，这些彩塑，自魏晋经隋唐到宋元，各代有各代的风格，有佛家彩塑博物馆之称。至于壁画，面积有四点五万平方公尺，如果把这些画排成两米高的画式展出，有二十二公里半长，绝对是世界最长的古代画廊了。这些壁画时间跨度大，由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历十个朝代，不啻是一部从中古到近古的绘画史。我素喜雕塑与绘画，而这正是敦煌石窟艺术的核心，所以最想有一日能亲眼目睹。唐代的艺术更是我爱中之爱，莫高窟恰恰又是唐窟最富，有二百三十二个之多。论唐代艺术之高卓百代者，莫若其诗、文、书、画。而集诗、文、书、画四美于一身，被林语堂赞为“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苏东坡尝言：“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杜诗、韩文、颜书都吟过、